



# 天 幻 健

燕垒生  
著

肆

中国奇幻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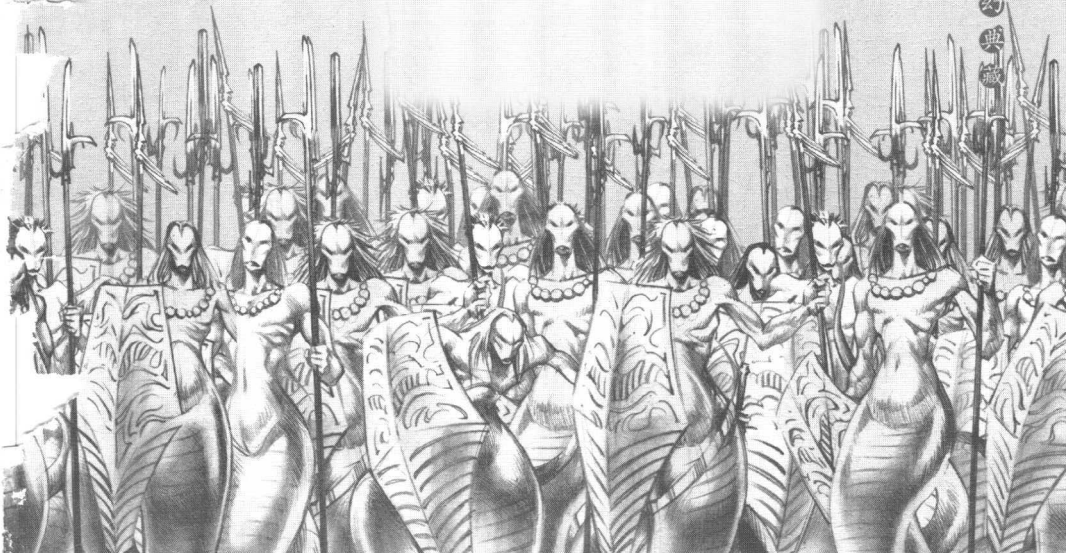
成都时代出版社

# 天之健

燕垒生 著

肆

中国奇幻典藏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行健 / 燕垒生 著  
成都: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05  
ISBN 7-80705-174-4

I. 天... II. 燕... III. 短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6338 号

## 中国奇幻典藏

# 天行健

燕垒生 著

---

主 编 严 岩  
策 划 严 岩 阿 豚 张进步  
责任编辑 李亚林 龚爱萍 罗 菓 张 露  
封面设计 李笑冰  
版面设计 李笑冰  
责任校对 梅平航  
印前制作 刘 勇  
出版发行 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市庆云南街19号 邮编: 610017)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mm 1/32 41印张 1000千字  
印 刷 成都川卫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套  
定 价 80.00元(全套四册)  
书 号 ISBN 7-80705-174-4/I·12

---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书若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等,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 第四卷

第三十章	龙战于野	九六九
第三十一章	变化多端	九九〇
第三十二章	真伪难辨	〇一一
第三十三章	天火之威	〇三二
第三十四章	怒雷惊蛰	〇五三
第三十五章	兵临城下	〇七三
第三十六章	成竹在胸	〇九一
第三十七章	帝都鏖兵	一一一
第三十八章	与子偕老	一三三
第三十九章	众志成城	一五三
第四十章	帝都决战	一七一
第四十一章	胜券在握	一九一
第四十二章	乘胜追击	二一一
第四十三章	风起云涌	二三一
第四十四章	窃国者诛	二五一
尾声		二七〇

### 第三十章 龙战于野

蛇人再次攻来已是第二天了。这两天里，虽然没有发生直接战事，但是每个人心里都像压了一块巨石，沉重至极。

正如陶百狐所预料的，蛇人游过押龙河，在东门外的滩涂登岸，便开始挖掘地道。蛇人的坚韧实在令人惊叹，它们就住在河边，水里来泥里去，一个个毫无懈怠之意。滩涂上长满了芦苇，我们时常可以看到有芦苇倒伏下去，那就是蛇人已掘到那儿了。东门外有方圆数里的滩涂，蛇人是在离城一里左右开挖的，每天大约可以掘进十几丈，照这么算法，十来天便能掘到城墙根。而蛇人又不断增兵，并在南门外扎下了营，看样子只要一挖到城墙下，这支蛇人军就会大举攻城。按蛇人的故技，它们一定还有伏兵隐藏在山林中，到时三面俱有蛇人攻来，城中还能守到几日？

周诺分了夜摩天和盛昌麾下各五千人来守东门，我也请令前来助守。现在我满脑子都是蛇人的事，看来周诺也把起兵的事押后了。

如果蛇人掘破城墙，东门守军便首先面对蛇人。我曾想过再做些火药来对付蛇人，但是符敦城里虽然有好几家法统的观，却都属于清虚吐纳派，全然不晓硫磺为何物。

天气阴沉沉的，吹来的风也有寒意。太阳被云雾遮住，照在身上也没一丝暖意，远处的河边时而有东西翻出巨大的水花，那是鼋龙在泥水里翻滚。蛇人很小心地不招惹鼋龙，鼋龙也像跟它们商量好了一样躲得远远的，这块我们视若畏途的滩涂对于蛇人来说居然很是平静。而蛇人在泥水里比平地上更灵活，行动更快，就算我们孤注一掷杀出去，也绝无半点胜算。我倚在墙头看着下面，心中焦虑越来越甚，现在大概可以不必顾虑周诺谋反之事，但眼前的蛇人更是一场大难，将蛇人打退后，只怕我们又失去了制住周诺的机会。现在进退两难，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正在城墙上胡思乱想，有人走到我身边，我见是钱文义，笑了笑：“钱将军，现在军心如何？”自从那天他告诫我不要耽于安逸，我与他之间缓和了许多，不像刚出发时互不理睬的样子了，但他仍是心事重重，整天也不知想些什么。我让他多注意周诺动向，虽然他不太可能现在就举旗造反，仍然不可不防。比起老是喜怒形于色的曹闻道，钱文义要深沉得多，不然只怕被周诺看出破绽。

钱文义看了看四周，小声道：“楚将军，周都督现在整天督师操练，察看军情，尚无异动。”

“现在他要是造反，等如自寻死路，要谋反也是度过这危机后的事了。”说到这里，我都觉得有些可笑。如果蛇人再晚两天，符敦城说不定已经陷入大乱，它们根本不必那么费事便能攻下城池。也许，冥冥中天数不绝帝国。世上的事，谁也说不清前因后果究竟如何。

钱文义看了看城下，皱起眉道：“今日蛇人好像又掘进了十来丈。我们一味株守城中，坐视蛇人行动，那终不是个办法。”

我叹道：“我也知道那不是个办法，可是现在也实在想不出什么主意。”

敌方掘地道攻城，一般的应付方法是在城下掘一道壕沟。但是现在东门外是一片滩涂，踏上去便会陷进泥里，更不用说去掘土了。钱文义却道：“楚将军，其实我倒有个主意。”

我道：“快说快说！”他居然有个主意，我真不知他为什么不早点说。钱文义吞吞吐吐地道：“我自幼是在海边长大的，那儿也有不少滩涂。在老家，每次退潮时，总有不少人上滩拾贝……”

我本以为他有什么奇谋妙计，谁曾想他竟一味说这些不要紧的事，不由大失所望，打断他的话道：“那又有什么关系？”

钱文义道：“楚将军，那时的滩涂也是如此，尽是些淤泥，人一踩上去便陷进去，走是走不了的，因此他们都用‘海马’。”

我一怔，道：“海马是什么马？”

“那并不是马，而是一块木板，前面翘起，一面刨得极光，上面还装着个皮带，一只脚能踏在里面。退潮时，拾贝人都一只脚踩着海马，另一脚往地上一蹬，在滩涂上行动如飞，根本不会陷进泥里。”

我登时明白了他的意思，叫道：“不错！正是这个！哈哈，钱兄，你可立了一大功。”

钱文义仍吞吞吐吐道：“可是要靠这来挖壕沟还是有些困难，海马滑动时不会陷进去，要是停在原地仍会陷进泥里。万一在挖沟时蛇人突然来攻，那时退走只怕来不及。”

我已是兴奋至极，听得他这么说，笑道：“我想的是另一个主意。”

“什么？”

周诺听得我的计划后，一下站了起来，踱来踱去。这也难怪，我这主意对于他来说也是匪夷所思，跟蛇人在东门外掘地道进攻一



样，太不可思议了。

陶守拙在一边用手指轻轻敲打着桌子，道：“这也未必不可行。派出人手并不多，无伤实力，但一旦成功，却是战果辉煌。”

周诺想了想道：“只是出阵之人太过危险，恐怕九死一生，难以招募到人手。”

陶守拙张了张嘴，也没说什么。周诺说得没错，天水省的人对虿龙敬畏至极，年年供奉鱼肉果品，视其为神物，要西府军到虿龙面前走个来回，只怕他们腿先软了。我咬了咬牙，道：“周都督，末将受大人之命前来，此事又是我提出，便由前锋营担当。”

周诺浑身一震，看向我，道：“当真？”

“国家养兵，只为保家卫国。末将自从军以来，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这千千万万百姓都是我们的父老乡亲，为守卫他们而战死，正是军人的荣耀，末将甘之如饴。”

周诺呆呆地看着我，也不知在想什么。他一脸大胡子，脸上只露出两只眼睛，但眼里流露出来的也不知是什么神情，像是佩服，也像是惋惜。他走过来，抓住我的肩头，晃了晃道：“楚将军，待你凯旋，你便是符敦城数十万百姓的再生父母！”

他的意思大概是说我能得胜归来，以后他这天水国里我将是头号功臣吧。我有些想笑，但听他的声音有些哽咽，也不禁有点感动。如果周诺能够悬崖勒马，打消自立为王的主意，那我就算死也是值得的。符敦城的数十万百姓，日后也会感念我吧。

我行了个军礼道：“那就请周都督将那海马做上数百个，末将马上去挑选人手。请周都督带我到木厂去，我跟工匠说一说形制。”

周诺像是被什么咬了一口，道：“楚将军还是早点休息，这些小事我给你办好。我马上命人在城里开掘一个水塘，让你们练习。”

我不由暗暗好笑，原本我仍有些怀疑这是陶守拙设下的圈套，



说不定那木厂根本与周诺无关，现在看来，陶守拙不曾骗我了。我向他们告辞，走出门来，陶守拙却向周诺道：“周都督，我去送送楚将军。”他也跟了出来，周诺大概还在想我的这个计划，也没说什么。

走出门，陶守拙道：“楚将军，你坐我的车去吧。”

周诺出行喜欢骑马，陶守拙却喜欢坐车。他这辆车很是高大，我钻了进去，把飞羽拴在车后，一坐定，陶守拙马上露出笑容道：

“楚将军这一石二鸟之计当真高明。”

我一怔，道：“什么一石二鸟？”

“楚将军凯旋，定能大得军心，周诺也必定会加赏赐，那时蛇人之围已解，趁此时将他拿下，正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我苦笑了一下道：“都知能不能回来呢？也希望周都督能够以国事为重，不要做这等错事。”

陶守拙叹了口气道：“楚将军，你真是年轻人啊。”

他说我是年轻人自然没错，他已年过四十，几乎比我大一倍。我道：“陶都督，万一我回不来，那你该如何？”

陶守拙又叹了口气道：“世上的事，谁说得准。你要回不来，我也只能不忠一次了。”

他的意思是说，万一到时周诺要谋反，他孤掌难鸣，只能追随他造反了吧。可是，难道因为周诺要造反，就坐视符敦城被蛇人攻破么？当初蛇人攻破高骛城时那种火光冲天、尸骸遍地的惨象仿佛又出现在我眼前。

不，无论如何，我一定会得胜回来。我暗暗发誓。

陶守拙忽然道：“楚将军，你还没去见玉小姐吧？今晚不妨去一下。”

我笑道：“自己都保不定，难道还要留个种子？等回来后再说

吧。”

他也笑了起来。可是他一提起萧心玉，我却猛然间想起，萧心玉和她面目约略相近，衣着和擅弹琵琶也一般无二，明明是陶守拙专门找来投我所好的，可是她的事，陶守拙怎么会知道？

原本我已对陶守拙产生了几分好感，但此时浑身又像浸在冰水中一样。我以为自己看透了陶守拙的心思，其实，从一开始，我的一举一动就都已在他预料之中了，这个人到底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说不定，真正要谋反的是他也有可能，只是想借我的力量来除掉周诺而已。

我越想越是害怕，方才陶守拙还显得和蔼可亲，此时却又变得神秘莫测，我身上也越来越冷，要强忍着才能不至于打寒战。

从前锋营中挑选了两百名敢死军，钱文义也坚持要列名于内。我本来想让曹闻道跟我去，一方面是我仍不太放心钱文义，另一方面就统兵而言，钱文义有点不识轻重缓急，没有曹闻道老成，但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去，我只能把统领权暂时交给曹闻道，吩咐他遇事多与人商议，不要一意孤行。

周诺的木厂中也很有几个高手，一夜工夫就做出了三百个海马，而他已命人在一块空地里挖了一个浅浅的池塘，引入水后把泥土泡得稀烂，又往上铺了层河泥，便与那滩涂相当接近了。我带着两百名敢死军在那里练习，引得周围的人前来围观。他们也不知我们在干什么，只好胡乱猜测。

海马并不难用，加上钱文义小时候用惯了，我们练了两天，便都能行动自如。前锋营的人个个身强力壮，滑起来比钱文义小时候见过的那些拾贝人更快。练过后这些战士浑身都是臭泥，周诺干脆将来仪馆的浴场封了，让我们单独使用。

我躺在来仪馆的一间单人浴室里，把毛巾浸湿了搁在头上，享受着这种像要泡酥骨头的舒适。蛇人的地道已经掘了一半，明天我们势必要出发，否则便来不及了。我躺在水池里的卵石上，在弥漫的水汽里，眼前好像又浮现出她的样子，只是她的眉目都已模糊了，仿佛也隔着层雾气。

这时候她在做什么？也许，正被帝君或者太子宠幸？我心口像刀绞一样疼，实在不忍这么想，可是我知道这倒是最有可能的。

这该死的帝国，如果崩溃了，我绝不惋惜。虽然人一动不动，心中却有怒火升起。我向周诺请命，那也是因为失去她后再也看不到生存的乐趣，在我生命里除了无休止的战斗和杀戮，还有什么？也许，我已经隐隐有种自暴自弃的绝望，只是自己还不知道。也只有在这个水汽弥漫的小房间里，这些平常根本不会想到的念头才会突然涌出来。

我抓紧了池底的一块卵石。那些卵石都砌得整整齐齐，但被我抓得也开始有点晃动了，血液仿佛在体内尖啸着到处奔流，如果这时太子出现在我面前，我一定会狠狠地向他头上砸去。

在一片朦胧中，眼前好像也出现了太子那张清雅俊秀的脸。

这个无能之辈，仅仅因为是天潢贵胄，就可以高高在上么？有多少战士出生入死，难道就只是为了保护这个人？我瞪着他的幻影，尽管知道那并不是个真人，我还是一掌打去。

“呼”一声，水汽被我击得像云雾一样翻涌，刹那间我听得有个人似乎“嗤”地一声笑。听到这声音，我浑身一惊，喝问道：“谁在那儿？”

周围根本没有人影，这小房子只有一个通风口，一盏油灯悬在边上，被水汽逼得昏暗不明。我站起身，伸手要去摸边上的百辟刀，却听得有人低低道：“不必徒劳了。”

我的手一下便再不能动了，像是梦魇一样，身体僵硬成一块。这正是中了摄心术的样子，我只觉得头脑中空空一片，一时竟想不起身在何处，在一阵迷惘中，有个人影出现在眼前的雾气里。

这是个很矮小的人。虽然只相隔数尺，但是雾气太大了，我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他的身影。他低低一笑道：“作为一个人，你也算是个厉害人物。”

他这么夸我，但我一点也不觉得得意。我的身体仿佛都不是自己的，根本不能动。我定住心神，默默地调匀呼吸。这绝对是摄心术，我想如果按照真清子给我的那本《道德心经》来做，说不定会有什么效用。

这是个老人，声音幽远而低沉。他一动不动地站在水池对面，低声道：“蛇人目不能视远，楚将军，你明日出征，可以从此下手。”

随着呼吸慢慢均匀，我觉得手指好像开始动了，但听到他的话，我又一下怔住了。

怪不得蛇人从来不用弓箭，原来它们都看不到远处啊。我恍然大悟，心中的欣喜难以言说。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胜算又多了许多，而这个老人竟然是来帮我的。我也不能说话，突然间，手指猛地一动，我闪电般将百辟刀拔出鞘来，浑身也顿时一轻，眼前却是一花，一下子又是空空一片。

这又是幻觉？我提着刀站在水池中，但眼前什么也没有，仿佛这个老人是烟形成的，一下子又融入空气里了。我茫然地站在水中，但老人的声音犹在，分明不是我的幻觉。

这个老人，就是我在东平城里碰到过的那个吧。在收服飞羽时听到他的话，我还以为只是自己的错觉，但现在已经是第二次了。这个人到底是谁？

第二天，天刚放亮，我和两百个敢死军已准备停当，马上就要出发。这一点连我自己心里也没底。在城头上，周诺和陶守拙走来了，他们一身戎装，周诺倒了一杯酒道：“楚将军，此战祝你旗开得胜。”

我看了看东边。蛇人在滩涂上扎的临时阵营也开始有所动作，它们又要开始挖地道了。我接过酒杯放在雉堞上，道：“周都督，等我回来再饮这杯酒。”

我转身向身后的敢死军喝道：“弟兄们，去时二百人，我们归来的时候也要是二百人，出发！”

东门现在还不敢打开，我让前锋营在城头放下绳索，再从墙上爬下去。我原先最怕的就是被蛇人发现我们的行动，若是我们刚下城便被它们迎头痛击，那可要死无葬身之地了。蛇人既然目不能及远，我们身上又穿着与城墙一色的衣服，想必它们发现不了。

等二百人都下来了，我低声道：“出发！”

我脚踩在海马上，另一脚用力一蹬，箭一般飞掠而出，耳边只听得一阵风声，这速度竟然比得上快马疾驰，我听见周诺在城墙上道：“保重。”回头看了看，只见他扶着雉堞，正看着我们。

滩涂上的芦苇大多已经枯死，我们是向东北方行进，走了一程，还有几百步便要到河岸了，我止住了他们的脚步道：“等一下。”

钱文义滑到我身边道：“楚将军，到了？”

我点点头道：“前面多半就是了。把东西拿过来。”

有两个士兵过来把背上的包裹解下，打了开来。里面是一片带着血的羊肉。这是连夜刚宰杀的，我道：“有谁愿跟我一同去？”

有两个士兵道：“我们去！楚将军，你留在这里。”

我点了点头道：“那好，小心点。”我现在还不能冒险，还是让

他们先去。他们抱着羊肉，猛地一蹬，箭似的向前掠去。我握紧了拳，心已悬在半空。

此事成败全在此一举。如果这事做不好，以后就没办法了。我看着他们飞一般地离去，突然钱文义道：“楚将军，你看！”

押龙河水正翻着波涛，奔流不息，水不断打上来。那两个士兵正一心向前，但他们没有发现边上有个地方正在冒出泡来。我心急如焚，突然看见他们身子一侧，把羊肉猛一扔，转身便向回走。

他们刚抛下羊肉，那一片滩涂顿时开始翻动，等他们走开丈把远，那块滩涂便像是被煮沸了似的泥水纷飞。有一个士兵回头看了看，脸上已露出喜色，但没等他再转过头来，突然从他脚下发出了一声巨响，一个黑糊糊的巨影猛地从泥水里直蹿出来，一下将他卷了进去。另一个士兵也被震得摔倒在地，脸上一下没了血色。

那是一条巨大的鼉龙。鼉龙一般有六七尺长，但这条足足长达三丈，简直有如噩梦中的怪物。被扑倒的那个士兵被鼉龙咬在嘴里，正撕心裂肺地惨叫。这条鼉龙咬着士兵，抬起头甩了两甩，鲜血像下了场暴雨，把边上那士兵浇得满身都是。鼉龙随即一口吞下了士兵。

所有人都被吓呆了。远远地看到鼉龙时不觉得有什么恐怖，但相隔这么近，才知道这种异兽的恐怖。这鼉龙身上披了一层铁甲似的鳞片，背后长了一排刚鬃，又如此庞大，突然冲出来，简直不像世间所有的。

我顾不得了，大叫道：“快跑！”那士兵才猛地惊觉过来，猛地一蹬，他刚冲出去，身后已有一条鼉龙猛扑而至，刚刚抓到他背心，却扑了个空，泥浆四处飞溅。这条鼉龙没有正在吃人的那条大，

但也有五六尺长，在泥水里却更加灵活，我转过头，叫道：“大家小心，快走。”

我们每人都带了一块三四斤重的羊肉，羊肉上拴着一根细绳，转身冲去，那些血淋淋的羊肉拖在身后，在泥地上留下一条血印。鼉龙闻到血腥味更加疯狂了，先前抛下的那两块羊肉早被那些鼉龙抢得精光，这时从河里还不断有鼉龙爬上来追我们，不过鼉龙在泥水里虽然快，却不及海马那样来去如风，离我们越来越远。我见那些鼉龙爬得有些累了，停下不追了，我忙又止住全队，让他们等一下。

这时一个士兵突然叫道：“统制，蛇人过来了！”

我们停停走走，此时离蛇人那个临时阵营只剩了数百步。出来的蛇人并不多，只有二三十个，它们也在泥水里游动，一边走一边左右摇摆着脑袋，像是嗅着空气中的气息，想必是听见有响声，却仍然看不清。我咬了咬牙，道：“尽量不要发出声音，等一会儿穿过蛇人营中时不要恋战。”

我让一些人把羊肉抛下一些，不紧不慢地向前滑去。此时离蛇人阵营已只剩两百步了，已经可以听得到泥土里传来的挖掘之声，蛇人挖的地道多半就在脚下。我猛地叫道：“动手！”

我们原本两百人，现在死了一个，只剩了一百九十九个，而滩涂上的蛇人却近两千。如果正面攻击，那是送死，因此我的主意就是用鲜肉将鼉龙引来，让鼉龙缠住蛇人，然后我们再摧毁它们的地道。到现在为止还算顺利，虽说我在出发时号称的“同去同归”已经做不到了，现在却已到了关键时刻，不能有丝毫差错。

我一声令下，大伙儿同时发力，飞也似的向前冲去。那几十个出来查探的蛇人大概已看清我们了，它们一副迷惑的样子，却并没有慌乱，一个个把手中的兵刃握紧了。可能，它们觉得我们这么一



点人，它们能够将我们尽数歼灭。

为了方便，我并没有带长枪，这次出来的人带长枪的也不多，大多只是些短刀。靠短刀与蛇人的长枪大刀相比，自然毫无胜算，我也不想与它们交战，脚下用了一下力，首先向一个蛇人冲去。蛇人定是没料到我们会如此快，它们在滩涂中原本很灵活，可是与海马的速度一比，便望尘莫及了，当我冲到当先的蛇人跟前时，它连枪还没举起来，眼珠子里尽是些迷惑之意。我离它五尺开外，左脚猛地一蹬，高速前行的海马被我蹬得侧了过来，这块木板下的泥水也猛地向左侧飞溅出去，我咬紧牙关，看准了这蛇人颈部，将百辟刀交给左手反手握紧，刀口向外，猛地挥了出去。几乎是擦着蛇人的身体掠过，我只听得一阵锋刃破开皮肉之声，那蛇人惨叫一声，仰起的上半段身子一下向一侧倒了下去。

这一刀在它颈中割了道大口子，血猛地射了出来，将边上的滩涂也染得殷红一片。这伤虽不至致命，却也让它丧失了还手之力，我举起百辟刀叫道：“冲啊！”

身后的前锋营战士都已冲到。那些蛇人被我们打了个措手不及，一时间到处响起了惨叫声。其中既有蛇人的声音，也有前锋营士兵的。我虽打了蛇人一个措手不及，但后来的那些士兵却没那么好运，蛇人虽然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能在滩涂上行进得如此快速，但接下来的反击却是凌厉至极。

“啊！”

一声惨叫在我身边响起，一个士兵被一个蛇人的长枪刺中了腹部并挑了起来，身体在半空中，还不曾死，挂在枪尖上正不住抽动。我怒喝一声，正待上前，钱文义突然从旁边冲出，一刀向那蛇人的手臂砍去。这蛇人枪尖上还挂着个人，一时抽不出兵刃，枪尾猛地一扫，“当”一声响，钱文义的刀正砍在枪杆上，那蛇人手一

甩，枪上的尸体被甩了出去，血也漫天飞溅，它调过枪便要向钱文义横扫过来，钱文义一刀被挡后，身体一颤，看样子有些站立不稳，哪里还闪得过这一枪，我见他情势危急，也不多想，左脚一蹬，刀交右手，喝道：“去死吧！”

我刚冲到它身前，钱文义突然一跃而起。因为脚下有海马，虽然只能一只脚着力，但他还是跳起了足有三尺多高，那蛇人的枪恰恰从他脚下扫过。他跳过这一枪，落下来时却不差分毫，重又插进海马上的皮套里，只是我已冲到那蛇人跟前，这一枪拦腰扫向了我。

蛇人的力量大得惊人，这一枪扫中的话，说不定我会被切成两段。现在想要跳起也来不及，我大吃一惊，这一枪来得太突然了，不及多想，伸出左手一把抓住枪杆，只觉一条手臂“嗡”地一麻，人已附在枪杆上被扫得滑了开去。

还好，没有受到伤害。

百忙中松了口气，但现在我被这蛇人扫得在地上划了半个圈，只能勉强站稳。我也根本没料到居然会变成这样，那蛇人力气太大，我抓在枪杆上，被甩出去时的速度比自己滑动还快，我在泥地上滑了小半个圈，正在惊慌，钱文义已经冲到了它身边，一刀过去，正刺入那蛇人胸口。这蛇人也当真硬朗，呼喝一声，将枪又抓了回来，看样子它要用枪来刺钱文义。但它忘了我正抓在枪杆上，它一回手，却把我也带得靠近了它。这是个好机会，我看准了它的肋下，不等它长枪收回，左脚又是一蹬，人风驰电掣般冲了过去，“砰”一声撞在它身侧，手中的百辟刀同时刺了进去，直没至柄。这蛇人再硬朗也受不了接连受两道重伤，身体定住一般动也不动，顿了顿才倒了下去。我趁机将百辟刀从它体内拔出来，刀刺入太深了，像是被钳住似的，拔得很是费力，一拔出来，从伤口又一下喷出了鲜血，